

第十三

行說莊意通之無害而惡其聽之隘人之[illegible]

豺虎剛惡也。虎豹豺人柔惡也。人皆可餌人

之險其惡尤甚焉。機阱其罪。腹劍口蜜其所

惡何如耳。錦令沙。又殺[illegible]其柔[illegible]

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青無[illegible][illegible]于陰哉。何以處之先有勢

有之。中乎利焉。失身立命之道其惟誠乎

五十三

豺虎至惡。避之無害。鹿兎至馴急之噬人。寧[illegible]子

豺虎剛惡也。鹿兎噬人柔惡也。人皆可制。入之險其惡尤甚焉。設機置穽。腹劍口鋒其剛惡何如。貝錦含沙。兵藏膾裏其柔惡何如。轉眼啓釁覆背無親嗟乎險哉何以處之在易有之。中孚利涉。安身立命之道其惟誠乎。

五十四

寶器珍玩不可示於權勢之人名畫古琴不可誇於貪污之士 筆疇

君子處世豈惟寶器珍玩卽道德功業文章亦當沉潛韜晦是謂善守可以保身可以免禍

五十五

老子往問常樅曰先生何以敎諸弟子樅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鄉

耶。樅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樅曰嘻是已。復張口以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曰亡。樅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非以其剛耶。樅曰嘻是已。吾何以語子。高士傳

鴻飛冲天。矰繳得而加之。虎豹之猛。獵夫得而制之。世之偃蹇驕亢者。安知其免於世也。

老子有三寶曰儉。曰慈。曰不敢爲天下先。正與常縱意合。

五十六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刃以銳摧。故至人貴渾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海以汪洋難量。故至人貴深。（省身集要）

柔能制剛。寬能制褊。靜能制動。深能制浮。君子察此。可以得所處矣。

五十七

忍字箴曰。七情之發。惟怒爲遽。衆怒之加。惟忍爲是。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厲。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陳白沙

吳康齋。因家僮失一鴨。怒而詈之。不覺動氣。白沙乃作此箴。昔東坡論子房。穎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與此意同。語曰。怒氣劇炎火焚

和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又云攝

生之道大忌嗔怒

五十八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

事功略有與人計較長短意思便是渣滓消融

未盡薛文清

文清云蓋謂一時稍有乖忤當弘量以容之

若事關天常人紀又當裁之以義未可槩論

五十九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于請把持而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剛愎暴恣。而貽人怨。省躬長語

孔聖云。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六十

或問原吉。夏公量可學乎。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自熟。不與人

較。何嘗不自學來。省身集要

顏子犯而不校。是大賢以上事。有犯者如蚊虻過目前。何暇與校。其次必由強忍上克得去。

六十一

蘇東坡與人相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口我心平易。上可陪玉皇。下可陪田夫乞兒。東谷

東坡德量最大。如渤澥浸涵。不見涯涘。可爲

褊急者絃韋。

六十二

凡人語及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語必厲。惟韓

魏公不然。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處。詞和

氣平。如說尋常事。王巖叟

君子雅度冲襟。淡然無欲。廓乎有容。豈以小

人動其心哉。小人量狹。不能容物。心險常欲

害人君子宜默包之遠避之省事饒人初似懦弱久久思之其味甚長古來豪傑敗於小人者多昧此道噫魏公之智遠矣

六十三

韓魏公帥武定時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拂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省身集要

此與張文定公齊賢。不罪家奴盗銀器事同。非有大識見。大度量者不能語曰量大福大信夫。

六十四

風俗奢侈。所關不小。如古今階亂者。在太平富庶之後。其反治者。乃於國亂民貧得之。憬然錄

天地生財。固以供人之用。亦必節儉。方可足用。一人知儉。則一家足。王者知儉。則天下足。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用之。儉者一歲之計。三歲用之。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驕淫。儉者恬靜。人能儉。豈惟可足國家。亦且可觀人品。

六十五

唐肅宗爲太子時。甞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使太子割。餘汚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

如是愛惜。柳氏舊聞

天子。至尊貴也。天子之子。至親愛也。割肉漫刃。以餅潔之。至微物也。猶曰福當愛惜。世有奢侈妄費。暴殄天物。日費萬錢。猶云無下筯處者。福安能久乎。

六十六

眞率銘曰吾齋之中弗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客去。賓主無間坐列無序。眞率爲約簡素爲具。

有酒且酌無酒且止清琴一曲好香一炷閒談古今靜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論官事行立坐卧忘形適意冷淡家風林泉清致道義之交如斯而已羅列腥膻周旋布置俯仰奔趨揖讓拜跪內非眞誠外徒矯僞一關利害反目相視此世俗交吾斯屏棄司馬溫公

東坡在黃州早晩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曰有召我者以此告之一曰

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此與溫公意同語云或菜或魚一茶一飯。客亦可來。主亦可辦。蓋物薄而情厚。會數而禮勤有志復古者願與共之。

六十七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李參政四留居士。

李公四留。總是儉嗇二字。留福子孫。不如教子孫。與積陰德以遺子孫。教與積德。便是造福子孫。

六十八

于肅愍公謙。廵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卿。前後幾二十年。入京議事。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手帕蘑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名臣錄

于公不以土物賄當路。民之陰受其賜者多

矣。後之交有甚于土物者。其得已耶。不得已耶。何不以于公爲法。

六十九

薛西園公里居十七年。儉約自居。常如貧士。雖村翁野竪。接之盡禮。人以非義干者。婉言却之。人無怨言。嘗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爲人囑托。縱能救人于患難。自損廉耻多矣。已之德。人之事。孰輕孰重。省身集要

薛公居里。其介如此。可爲持身之法。

七十

錢糧差役輸納。自有定期。惟先期辦理。依期完納。免於公差催擾。自然快活。若托故推辭。延久不納。使他人受比併之苦。而我亦終不能免。則何益矣。至於厚賄吏書。飛詭稅糧。求以避重就輕。一旦敗露。爲罪尤大。縱能隱祕不露。冥冥之中。鬼神譴責。豈肯放過。可不戒哉。省身集要

居家不止錢糧差役當然。如斗秤丈尺之類所以平物價而一人心也。其大小輕重長短亦當較量得中。出入皆同。人已無虧方可。

七十一

家中子弟族人。與外人爭鬬。只當責備自已子弟族人。如果事情可惡。即加懲戒。庶無生事之擾。人亦諒我無所縱而不怨。省身集要

子弟族人。有賦性狡獪。恃強凌人者。最害事。

近有以此敗家者。可爲戒。

七十二

僮僕便捷有才幹。能營聚財貨者。雖得其資助。日後恃寵生事。買禍。卒致敗家業。玷名節。反不如忠實馴謹者。諺云養癡奴乘羸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湛氏家訓）

僮僕小人。最是難處。凡衣食勞苦之事。須體恤。勿致嗟怨。有犯輕則輕處。重則重處。不宜

先期發於聲色。使之恐懼。亦不宜過後稱說。使之疑。畏方爲得體。

七十三

楊玢尚書舊居。爲鄰人侵占。子弟欲訟於官。以狀白玢。玢署紙尾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還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

省身集要

此與趙清獻公不買鄰人宅意同。既以厚道

待鄰鄰人有不感孚者乎凡居鄉不惟田宅

即有鬬毆爭訟之事亦當勸解和息

七十四

眞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

周人之急濟人之乏容人之過憫人之孤一心

如此聽命於天若依此行天必降福饒一著添

子孫之福壽退一步免隙駒之易過忍一言免

駟馬之難追息一怒養身心之精神救切寶章

谷神贊曰。誠哉是言。謹守行之。福佑自天。

七十五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爲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兒皆可行

唯在常久而已。極余錄

水不以無舟楫而斷流。人不可以無資藉而息善。若葛公言。人皆可為。

七十六

成都黃承事秋收糴穀濟貧。糶時價值不兼。蕃府冀君降階迎之後。子孫通顯。人以為陰德之報。陰德錄

此事人多可行。但不為耳。

七十七

李公謙値歲荒。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即對衆焚券。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復大荒。公乃竭家貲。煮粥濟之。全活者萬計。死者復爲瘞之。一日夢紫衣人告曰。上帝知汝有陰德。報在汝後。言訖而去。後謙百歲而終。子孫仕皆通顯。續自警編

歲荒出穀千石。不受償。已爲人所難。竭家貲

全活萬計。則尤難矣。獲壽百歲。子孫通顯。豈偶然哉。

七十八

人於倉卒顚沛之際。善用一言解救者。上資祖考。下蔭兒孫。道經

此陰德事。然言必當天理。合人心方可。

七十九

人有求於我。能應則應之。不能亦當和顏色巽

言以辭之不可拒之太嚴亦不可托故遲延令

其失望。省身集要

待人宜從寬厚語云牆薄易傾酒薄易酸人

薄易敗若狹隘峻絶在已無展足之地且取

怨於人故曰長者之懷汪洋無涯

八十

修德行義之外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夕思

慮未必能遂徒自勞擾薛文清公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齊富貴於浮雲等榮辱於蝸角常人計較利達怨天尤人只是不知命所以勞擾不寧許魯齋有言世間巧拙俱相半不必區區智力爭

八十一

德業常看勝我者則媿耻日增爵祿常看不及我者則怨尤自息人倫要鑑

谿壑易盈人心難滿雖高明者利名一關亦

看不透。若能知足。妄想自除。何愆尤之有。

八十二

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世之人衣不過被體。衣千金之裘。猶以為不足。不知鶉衣縕袍者固自若。食不過滿腹。羅萬錢之珍。猶以為不足。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牆。猶以為不足。不知繩樞甕牖者固自安。器不過適用。玉杯象筯。

猶以爲不足。不知汚尊坏飲者固自適。惟其不足。是以心之放僻。意之奔馳。無所不至。以有限之年。濟無厭之欲何時足耶歲月易邁。狂迷不復悲夫。感應篇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八十三

涎不滿㲉。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蘇東坡

東坡此言。可爲不知止者戒。今人居田里則希進用。進用則希崇階。崇階則繫戀。未有繫戀而善終者。不知蝸涎亦有樂處。昔人有言。罔淩德而敝化。務興學與安農。又曰。食無梁肉甘青菜。寒切肌膚補舊衣。又曰。糟糠亦飽。布襖亦煖。不羨列鼎。不羨重裀。此所謂蝸涎自濡者也。

八十四

楊慈湖遺書云人生一世忙迫一場便休又曰凡有家者或棟宇可居穀粟可食園蔬足用已屬於富惜人不知是以得知足之樂者甚鮮予謂人惟鮮得知足之樂所以只忙迫一場便休

小隱書

清福造物所禁知足達士所難一生忙迫苦孰甚焉達觀者若能遣去此苦便是羲皇上人

八十五

趙東山垂髫有詩名。里中有二執友。其一投荒過家。其一磨勘需調。皆栖栖桑榆。猶戀雞肋。一日同訪東山。見庭下解木。因以命題。東山口占絕句曰。一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看鬢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鶖他扯拽過時光。二執友知詩意諷已也。相與感嘆而去。雪亭雜言

榮莫榮於見幾。安莫安於守分。行黑路而忙

何如居白日而逸乎。

八十六

鄺子元有心疾。每疾作輙昏憒如夢。或曰眞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公之疾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

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公此疾亦原於水火不交。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

穀詒彙卷之六

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感。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著。皆消耗元精。若能節之。腎水自然滋身。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省身集要

人之妄想業障。皆心病也。子元如老衲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心病如失。可謂知保身矣。

非有大勇力者不能。

八十七

唐王叡作昭君怨詩。莫怨工人醜畫身。莫嫌明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嫁胡虜。祇是宮中一舞人。

會此可以處窮矣。新知錄

凡人遭困窮。當反顧回思。便自擺脫。馮瀛詩云。冬去氷自泮。春來艸自生。語云。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又云。富貴如

將人力求。孔孟年少合封矦。世人不解青天
意。空使身心半夜愁。處窮者玩此語。可開鬱
懷。

八十八

晦翁詩其一曰。鵲噪未爲吉。鴉鳴豈是凶。人間
凶吉事。不在鳥音中。其二曰。耕牛無宿草。倉鼠
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其三曰。翠死
因毛貴。龜亡爲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

其四曰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

機深禍亦深。雪亭雜言

人生榮辱得失。相爲循環。乃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物理人事。莫不皆然。自古聖賢素位而

行者。灼見乎此而已。

八十九

人心不足虵吞象。世事到頭螳捕蟬。無藥可延

卿相壽。千金難買子孫賢。家常守分隨緣過。便

是逍遙自在仙。人倫要鑑

榮辱得失成敗相循環。未有榮而無辱。得而無失。成而不敗者。君子於外物輕重。皆所不恤。安於義命而已。

九十

塞上翁馬亾入胡。人吊之曰。此何詎不爲福。數月馬將胡駿馬歸。人賀之曰。此何詎不爲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吊之曰。此何[illegible]

不爲福。一年胡兵大入。丁壯者戰死十九。其子以跛故。父子相保。淮南子

人遂志不可輒喜。不遂志不可輒憂。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禍福何常。若塞翁者。可以識倚伏矣。

九十一

佛語隨緣。最有意味。有多少自在安舒。世人欲享和平之福。終身受用此二字不盡。寧鳩子

跛者羡行。徒者羡乘。不跛不徒。復有所羡。人心何常有足時。會做受用人。急事化緩事。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以電光泡影視幻身。以浮雲秋水視世態。盈虛消息。坎止流行。隨其所值。坦然自得。便是隨緣。

九十二

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

喙。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艸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小大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咏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上邂

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篴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語、可謂妙絕。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亦多乎。鶴林玉露

人世希進躐榮。沉酣名利中者宜玩之。

九十三

松江漁翁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遇而異焉。揖之曰先生氣貌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煩處閉曠。遯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裕曰先生澡身浴德若此

盍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請其舍。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況居室耶。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小隱書

康節詩曰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閒。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閒。若松江漁翁者。庶幾近之。

九十四

老萊子楚人也。耕於蒙山之陽。蓬蒿爲屋。不受楚相。曰鳥獸之毛可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聞其論而改容焉。陸通字接輿。楚人也。躬耕爲食遊諸名山。壽數百年。林類魏人也。年百歲。披裘行歌拾穗。死將至。曰安知嘗營營而生非惑乎。安知死不愈於生乎。孔子曰。彼叟可與言者。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披

裘公曰。取彼遺金。公瞋目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而謝。龎公者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劉表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仕。何以遺子孫。先生曰。世人遺之以危。吾遺之以安。未爲無遺。（俱高士傳略）

數公徜徉山水。一死生。齊得喪。與清風明月爲友。麋鹿爲羣。視人間世。如白駒過隙。目所不見。彼自華靡。耳所不聞。彼自喧轟。有樂友

身無憂於心有譽於後無毀於前浮寔富貴

曾足動其心哉

九十五

予行役關西由漢陰子午谷山行崖壁巖叢林

木蓊鬱見水滏二叟策杖行歌意似逍遥者揖

而問之曰叟何許人對曰山中學究也又問何

能自適如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饘粥釀

秫爲酒可留親友臨野水看閑雲世事百不聞

一叟對曰。濬池養魚。灌園藝蔬。不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予作而謝曰。眞太古之民哉。東谷贅言

昔毛鳳崖公云。平居以禮義灌漑此心。以廉耻潤澤此身。以勤儉訓飭子孫。二叟有焉。雖然看雲藝蔬。不識不聞。恬淡無營。陶哉寓世。秋毫蘆荻之世味。不少涅其純白。其漢陰壤父之流歟。幾於道矣。

養生之法。先去其妄念。徐用其工夫。坎離交姤。何爲。到處源頭。天地分明。誰作生來本相。半斤八兩。豈眞數内出黄婆。九轉七還。不是無中生赤子。我者在我。何曾寄寓西隣。他者還他。不可望投比陸。以元神爲眞宰。以意念作生涯。坎處生機。從此片時直至崑崙之頂。離中順息由茲一線。徐通狐兎之田。旋之旋。爻之爻。不拘子午於晨昏。交之交。會之會。豈滯陰陽於晝夜。或從

泥丸而至足。或從海穴以朝天。工夫維時行住坐臥。不離眞主。地天有辨。升降起伏。數透重幃。言有盡而意無窮。神自凝而道自至。欲叩玄機。毋忽吾訓。呂純陽丹訣

仙道玄遠。未易窺測。玩純陽口授丹訣。亦可爲寡欲淸心之助。

九十七

都守備某者。嘗建玉皇閣於私第。延方士煉

丹。方士知守備奪人玉縧環價值數鎰。乃紿之曰。玉皇好繫玉條環。守備卽獻之方士幷丹鼎竊之而去。有滑稽生作詩刺之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繫縧環。雪亭雜言

此可爲好丹客者之戒。

九十八

有術人善星數。謁黃直卿。直卿曰。我亦有大算

數書曰惠廸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鶴林玉露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卜以善惡。不愈於星數乎。

九十九

昔有梁叅議周御史。先後在告里居。豪横凶後數年。有小吏嘗遨遊二公間。一夕月夜獨行。至小溪。秋木蕭蕭。突見二公在焉。吏驚怖。莫知所

措二公慰安之。相與佇立。已而梁顧吏曰。過家煩語吾兒不可爲惡。吾在冥司。徒有悔心而已。周獨悵然無語。吏曰何以見教。周曰過吾鄉煩語隣人張七公。先人墓在南原無主。歲時幸爲我呵護樵牧。則冥感無極矣。俄有黑風蓬蓬而來。二公忽不見。雪亭雜言

楊子雲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蓄害盈福謙。鬼神所司。高明氣焰之家。其惡易盈。二公之

報。無足怪者。是故吉人爲善。惟日不足。

一百

吾人一日間。天運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覺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爲。淡然無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氣清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

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致得良知。不爲濁氣所亂。便常做箇羲皇以上人。王陽明

陽明先生以致良知爲羲皇上人。全在致字上看。致推極也。如孟子所謂存心養性以事天。使夜氣不亂。濁氣常明。常覺如天之寒暑晝夜。風雲雷雨。雖千變萬物。而天心之主宰無改。人能致得良知。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雖千態萬狀。而立身行己於君臣父子夫婦









